

抗戰將軍 傅維藩死得冤

冤氣冲折旗桿

●趙掄元（曾任陸軍經理署中將署長、交通大學兼任教授）

號稱打不散的隊伍

古往今來，帶兵的將帥，冤屈而死者，不知凡幾？宋朝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致死；明朝袁崇煥，被反間計殺頭，人盡皆知其冤。對日抗戰期間，陸軍第九十七師師長傅維藩將軍，練兵軍紀嚴明，作戰智勇雙全；但竟以「擅自撤退，望敵而逃」的罪名，軍法判處死刑！衆人多知其冤，但世事如棋，明知冤枉而無可奈何，只好含屈伏法！特簡述梗概，以慰亡魂。

陸軍第九十七師，係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在江西「剿共」期間，由第十八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陳誠將軍以戰地需要，呈准增設，并派劉建緒將軍爲師長，負責編組成立。嗣第二任師長爲孔令恂將軍，第三任爲韓錫侯將軍，他們都是保定軍校八期畢業，與陳誠將軍爲同期同學；三人都是河北人，因而各級幹部多爲河北的家鄉子弟，互有關連，體格學能不錯，譬如文書

上士，多係小學教員出身，字體清秀，吃苦耐勞；官兵誠樸團結，向心力特強；歷次戰役，敗而不餒，潰而復聚，遲到的幹部，無法安插時，則高階低用，連長屈就排長，上尉參謀改任少尉副官，毫無怨言，士兵逃亡亦少；有人說：「九十七師是打不散的部隊」，誠非虛語。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該師開赴甘肅，駐防平涼，師長孔令恂調升第八十軍軍長，副師長韓錫侯坐升師長，歸由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將軍指揮。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胡將軍呈准將第七十八師師長劉安祺將軍與第九十七師師長韓錫侯將軍對調服務。據說劉韓兩師長，各率勤務兵一名，扛着行李捲分別報到，一時傳爲佳話。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胡宗南總司令升任第八戰區副長官，胡總部改組爲第八戰區副長官部，司令部仍設於西安城南薦福寺（俗稱小雁塔）內。這時，劉安祺師長調升第五十七軍

軍長，九十七師師長職務由副師長傅維藩將軍遞升。

軍紀嚴明百姓好評

傅維藩將軍，浙江人，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接任九十七師師長後，蕭規曹隨，不但力求保持該師傳統的優良軍風，并加強戰技訓練，尤重軍紀教育。傅維藩服膺曾國藩的練兵要訣，曾國藩說：「練兵有二：練技藝，則一人足禦數百人；練隊伍，則數百人如一人。」傅維藩師長終日奔走於各部隊駐地，耳提面命，督練甚嚴；他與士卒同甘苦，身教言教，甚得官兵的擁戴，士氣昂揚。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五月，日寇大舉西犯，第一戰區各軍，傷亡慘重，洛陽失陷，潼關告急。胡宗南將軍急自關中抽調第一軍（轄第七十八師、第一六七師）、第五十七軍（轄第八師、第九十七師）及第一〇九師、第四十六師、

預三師等，由第一軍軍長張卓將軍統一指揮，東出潼關禦敵。第九十七師奉命後立即出發，一路紀律森嚴，行軍秩序良好，從不穿越村莊，從不擅入民宅，絕不借宿借炊擾民，深獲地方百姓的好評。

第九十七師在靈寶、牛莊一線展開，防禦作戰部署，構築工事，二八九團（團長郭吉謙）在右，二九〇團（團長曾慶春）在左，二九一團（團長姓田、名字待考）在後為預備隊；軍長劉安祺將軍視察後，又命自田團抽調一營（營長劉舜元），在主陣地之前，構築前進陣地。敵軍進攻，重點在南面；曾慶春團正面較為平靜，郭吉謙團防線戰鬥激烈，陣地一度被敵軍突破，牽動後方，造成紊亂；幸經軍長劉安祺將軍親赴前線督戰，乃得穩住陣腳。

此役各線戰鬥激烈，國軍以血肉之軀，抗拒日寇的猛烈砲火，傷亡慘重，支撐為難。胡宗南將軍督戰嚴厲，第八師副師長王劍岳陣亡，第一〇九師三二五團團長劉明縱敵失職，第一六七師團長賀一持擅自撤退，均依連坐法就地鎗決，第一〇九師師長戴慕真革職查辦，因而士氣昂揚，人人奮勇向前，殺得日寇尸骨遍野，血染黃沙。

奉命後撤全師而退

傅維藩師長率第九十七師正在與日軍苦戰拚的時候，遭遇敵軍猛攻（後來得知敵軍係伴攻，掩護敵軍撤退）；九十七師則接奉到第一軍電話命令：「著即後撤，退守常家灣！」九十七師乃逐次掩護，脫離前線，迅即整隊撤至常家灣一

帶，佔領陣地，繼續拒敵。

撤退途中，屢遇美軍飛機，低飛盤旋；官兵見有空軍助戰，無不歡呼雀躍，揮手致意。惜以陸空聯絡不夠，無由協同配合，懵懵懂懂，陸空兩軍自我陶醉而已。

嗣以敵寇火力猛烈，靈寶、號略鎮相繼失陷，同時據報山西日寇蠢動頻繁，有進犯關中企圖，胡軍不得不退守潼關，憑險相峙。

胡宗南副長官部對此次戰役，根據各軍戰訊，匯報軍委會，內有「戰鬥慘烈，死傷殆盡」等語，豫西會戰，告一段落。

洋將誣告激怒層峯

在重慶的蔣中正委員長，接到美國所派「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的報告，謂某日某時某地，豫西戰場有大批步兵，整隊後撤，行軍長徑達一哩以上，有空中偵察照像為證，認為國軍望敵而逃，根本不肯打仗。史迪威將軍與蔣委員長之間，屢有意見齟齬之事，他主張美援裝備的分配，應以軍隊能否作戰為標準，并宜包括共產黨的八路軍。當時又有整隊撤退的照片，更增加了史迪威的振振有詞；蔣委員長赫然震怒，立即電令胡副長官澈查具報。

經查所指，即第九十七師奉命撤至常家灣的情形。該師奉命敵前撤退，臨陣不亂，依序轉進，應是掌握確實、指揮有方，充分發揮了「打不散的部隊」的團隊精神，不料竟成了洋人告狀「避敵不戰」的罪狀，以功為過，黑白顛倒；可嘆第一軍也不承認曾電話命令九十七師撤退，且辯

說：「只是電話傳師長『準備撤退』！」這樣一來，九十七師成了擅自撤退，那時沒有電話錄音，真假難辨；胡宗南副長官總部又有「傷亡殆盡」的戰報，既是傷亡殆盡，又何來整隊後撤的部隊？甚難自圓其說，不得已胡副長官以己酉亥電呈覆軍委會：「傅維藩作戰不力，自行撤退，罪有應得，然初任師長，到差不久，情有可原，請押解鈞會訊辦。」希望有所拖延，假以時日，再謀轉圜之計；嗣以胡宗南將軍深知傅維藩的為人，終感對部屬以功為過，衷懷戚戚，於心不安，乃於同日又補一電報：「查九十七師初期戰鬥頗為勇壯，其後失陷陣地，在牛莊、老虎頭等處，亦有多次反擊；且函谷關自始至終，兀然存在，則其戰鬥精神，并不低劣，其責任問題，應自上負之。」蔣中正委員長接電後，更是怒不可遏，覆電嚴詞責問：「何謂『自上負之』？然則鎗斃其軍長可也！」

歷史悲劇無可奈何

胡宗南將軍接讀覆電，甚為激動，要參謀長羅澤闓將軍擬電呈覆：「一切責任，由職一人負之！」這時胡將軍有一至友客卿趙龍文先生（後來胡宗南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趙任祕書長），向胡宗南將軍進言說：「徒作意氣之爭，與事無補，縱然把你鎗斃，當事人傅維藩師長，仍難倖免，豈非從井救人，損己而無益大局。須知此事已非僅是作戰責任問題，而涉及了國際折衝；委員長與史迪威意見相左，已如水火，現正多方設法，向美國交涉，撤換史迪威，茲史氏有空

中照像爲憑，他斷章取義，硬說九十七師望敵而逃，做爲中國軍隊不打日本的口實，據此更助長他美援裝備分配八路軍的主張？這樣一來，不但史迪威調職不成，美援裝備將要源源接濟共軍了！這一進一出，關係何等重大，委座何能不發火？」胡將軍愀然嘆說：「那怎麼辦呢？」趙說：「曾國藩算是忠厚持重的吧？但他處大事亦不得不從權達變。有一次，他巡視捻匪降軍，深入賊窟，忽有人來報匪首復叛！曾國藩聞言大怒說：『誣告長官叛亂，應即梟首示衆！』當即將報者推出斬訖，曾仍與左右談笑自若。匪首聞信，急忙來見曾國藩說：『若非大帥知我，我的冤枉真不知如何自白了！』曾國藩一見大怒，立命將匪首拿下處斬；羣匪無首，乖乖聽命就撫。事後有人批評他說：『如報者誑報，便不應斬殺匪首；如匪首真叛，便不應冤殺報者！』曾國藩捩鬚笑道：『報者是我的親信，所報當然是實，但身處匪窟，爲了要誘致匪首前來，不得不狠心屈殺報者，這叫做犧牲一指而救全身。』」胡宗南將軍聽了很受感動，但仍心有不甘的說：「傅維藩是一師之長，怎能與一個諜報員相提并論？」趙龍文說：「那我再說一個故事，國劇中有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一折，馬謖是諸葛亮的愛將，早在南征南蠻時，馬謖曾建議『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今雖破之，明日復叛，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丞相服其心足矣！』諸葛亮對馬謖深爲嘉許，從此對他特別器重。失守街亭，并非馬謖之過，以一偏師，不幸遇上司馬懿的主力，衆寡懸殊，何能不

敗？縱然損兵折將，罪不至死。可是這事牽涉到了北伐戰略問題。當時蜀軍老將凋謝，小將還難負大任，只有大將魏延，聲譽甚隆，舉足輕重，他主張東出子午谷，直取長安，而諸葛亮則以北伐中原，須穩紮穩打，不可孤注冒險，所以主張西進，迂迴躡食。不料街亭失守，魏延等頗多怨言，軍心不穩，諸葛亮不得不快刀斬亂麻，殺愛將立威，以平衆議，而定軍心。這也是捨小圖大的決斷。」胡宗南聽了，諳然無語，點頭默許。趙龍文更進一步提出忠告：「此事要做就得快，遲恐史迪威乘機搗鬼，悔之不及！」

含冤就死顧全大局

胡宗南副長官部軍法處受命連夜審訊，將傅維藩判處死刑，即日鎗決，呈報結案。臨刑前傅維藩師長留有簡單遺囑，略謂：爲長官受死，替部下負責，雖死無憾。惟吾之子女，男不當軍人，女不嫁武夫，或工或農或商可也！「軍法處準備了酒肉，傅師長吞下了一瓶高粱酒，在神智模糊中，被架至軍法處牆外麥田中，一鎗斃命。

第九十七師撤回的部隊，在新豐鎮（位於陝西臨潼縣境）整編；第九十七師番號撤銷，改稱第四十五師，派胡長青爲師長。有一天，天氣晴朗煦和，忽然烏雲四佈，狂風大作，把九十七師操場中的旗桿吹斷，旋又雲散風停。次日，原爲傅師長的隨從副官張爾文上尉，自西安返回師部，帶來傅師長伏法的消息，計算時間，傅維藩師長遭行刑之時，正是狂風吹斷旗桿之際。不知爲何有此巧合？果真冤氣冲天、感動神明嗎？無可

究詰。

傅維藩死後，由其家屬友好收殮成服，在西安善導寺舉行追悼會，由副長官部政治部副主任王超凡將軍（來台後曾任警總政戰部主任）親讀祭文，聊表追思之忱。

由於八戰區副長官部對傅案處置明快，令史迪威無話可說，不多久，史迪威被調回美國，改派魏德邁將軍繼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合作裂痕，未致擴大，是則傅維藩捨己身就死，維護國家利益而無怨。昔日漢大將紀信，甘願代漢王劉邦捨身赴難，脫漢王於危城之中，終締漢室基業；嗣許多功臣，大都封侯拜相，惜不聞追卹紀信之典，令人興嘆。傅維藩將軍，枉死將及五十年，沉冤莫白，似已被遺忘，尤少文字記述其冤情；長沙大火，鄧悌、徐昆、文仲孚三個替死鬼，尚有「三顆人頭萬古冤」的詩作流傳，傅維藩將軍之冤，豈可無記，特追敘內幕史實，以供史家考正。

（附啓：文內所敘戰地實況，多承曾經參與該戰役的常眞治先生提供，附此致謝）。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
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
六五三一·五〇八四二〇
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
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